

擁有貓眼的我，是同輩中最小的。

而同輩中最年長的是我的姐姐，我們差了二十歲。

原本姐姐一直被視為未來的當家，但我出生之後這些所有的期待全部轉向我。

身為現任當家的母親年紀不輕了，長輩們總是在逼我學習，希望我可以儘早繼承。

「明明繼承是要等頭髮轉白的時候嘛，那些老頭到底在急什麼！！」

「因為蘭子很有實力嘛～～」

姐姐摸摸我的頭說。

沒事的時候我就會去找姐姐。比起久久見一次的母親，姐姐對於我還更像媽媽。

在這個家裡，不把我當當家對待的只有姐姐，還有……

「蘭子！哇~陪我玩～～」

「咲小姐，跑步很危險的！」

姐姐的女兒咲，還有照顧我、姐姐和咲的女僕疏烏。

咲雖然輩分上算是我的姪女，但實際上我們才差了三歲，對我而言比較像妹妹。

疏烏大我六歲，從小我跟咲就是被疏烏照顧。但是疏烏有點天然，沒有年紀大的感覺，比較像是朋友。

姐姐自從咲出生後，身體變的很差，現在跟咲還有烏住在離本家有點距離的別院，身為代當家的我則住在本家。

我曾經想過姐姐會不會覺得搶了她當家地位的我很討厭，沒想到姐姐卻回我一個豪爽的大笑。

「怎麼會討厭呢，多虧了你我才能得到自由啊！」

姐姐在我出生後馬上被剝奪當家資格，終於能過上正常人的生活。姐姐說可以遇見姐夫、生下咲，都是托我的福。

嗯……說是姐夫其實不太正確，兩人並沒有正式結婚，只因為姐夫是橘家忌諱的紅髮。

橘家使出各種手段想要分開兩人，聽說是母親用當家的權限想辦法袒護姐姐。

雖然兩人無法名正言順的成為夫妻，至少偶爾還是可以見面，姐姐說這樣就夠了。

但姐姐被迫住到別院的原因並不是姐夫，而是女兒咲。

身為長孫的咲出生就備受期待，但是……咲的髮色，是櫻色。

換句話說，就是忌色。

紅色系，粉紅暗紅橘紅紫紅色……只要帶有一定程度的紅色，就會被視為禁忌。

理應來說，咲應該要被處理掉，或許丟棄、或許殺掉，總之就是不能留在橘家。

但諷刺的是，咲同時帶有身為當家的貓眼

當掀起很大的風波，因為在橘家的歷史中不曾發生過這種情形，整個家族亂成一團的情形我到現在都還記的很清楚。

總之，最後的結論就是姐姐和咲一起住在別院，而咲的當家指導也是在別院進行。

……但是咲時常被本家那些親戚欺負，根本不被當當家看待。確實，我們才差三歲，等到咲繼承都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的事了，對於親戚們那種態度，我們也無能為力。

母親已經盡力壓下所有不平，這樣應該算是最穩定的做法吧。

「呐、櫻子姐。」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我啊、想要在繼承前出去旅行。」

「要去多久？有錢嗎？」

「大概兩年吧。錢的話之前幫忙工作的時候有偷偷存了一點。」

「那就去啊！不要猶豫了，這邊的事情我來幫你擋住。」

「但是……因為咲的事情，姐姐不是已經……」

「沒關係的啦！」姐姐笑了，「有想做的事情就盡量去做，難道你想像媽媽那樣被綁在當家的位子一輩子嗎？」

母親很小就繼承了能力，成為當家已經四十幾年了。

「哇、才不要呢！」

「是吧是吧？那決定好日期再跟我說，加油啦、蘭子！」

姐姐用力摸摸我的頭。

「但是還有一件令我掛心的事……」

「是咲吧？」

我點頭。

「沒問題的，不是還有貓眼這個擋箭牌嗎？」

「可是現在都這樣了，我不在的話不是……！」

「難道我這個姐姐就這麼不可靠嗎？連讓親愛的妹妹可以出去旅行都做不到？」

「不……因為是姐姐所以沒問題吧！」

「喂、那個吧是什麼意思！」

我們相視而笑。

可以離開這個家、可以不被橘家的那些奇怪規拘限、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就算機會只有萬分之一我也想去嘗試。

我就是如此討厭這個家。

=====

「哦、要走了嗎？」

出發前去了趟姐姐的別院。

「嗯。覺得現在時機剛好。」

「什麼覺得，分明就是占卜出來的嘛。」姐姐笑了，「不過起碼還可以用這份能力賺錢，吃穿就不是問題了，要加油喔！」

「姐姐也是，要乖乖養病喔。」

我笑了笑。雖然討厭這個家，但是我喜歡占卜。更喜歡姐姐、咲還有硫烏。

知道知道～姐姐的口氣有夠敷衍的。

「蘭子……你要出門？」

半睡半醒的咲走了過來，硫烏也跟在身後。

「嗯。我啊，要去旅行喔。我要走遍全～世界！」

「欸～好厲害喔！可是、這樣就會很久都見不到面了……」

「不要緊的，」我摸摸咲的頭，「只要咲需要我的時候，我就會出現喔。」

「真的嗎，約好了喔？」

「嗯！約好了。」

勾了勾手後，我離開了橘本家。

這個約定，應該是我這輩子最後悔的一件事。

我旅行了三年。

十八歲時，我的頭髮終於轉白了。

老實說，我大概知道頭髮差不多該轉白了，因為我的能力越來越強。有時甚至不用占卜，靠直覺就夠了。

但是一夜白髮真的足夠讓人崩潰……

「嗚嗚嗚嗚……緋葬～～～我的頭髮啦！」

「吵死了，也不過一夜白髮就這樣！我都不說我一床看到你，還以為是陌生人！」那時的緋葬還相當淘氣，日後的沉穩現在根本看不到半點。

「那麼不喜歡，染回來不就好了？」

「染不回來啦……染了也會馬上褪掉。」

「那就接受啊！」

我那時候大概哀號了整整一天吧，現在回想起來，緋葬也真辛苦。

隔天，努力讓心情恢復平靜，我們結束了旅行回到日本。緋葬沒地方去，只好跟著我到處旅行，最後也跟著我回去。

回去的路上……不，也許是更久之前，我就一直覺得我不用繼承橘家了。怎麼說呢……就是有一種肩頭的壓力消失了的感覺，滿奇妙的。

占卜師和一般人的體質不同，夢與直覺別具意義。也許是對自己或是週遭人事物的預知或引導，根據解讀的方法不同用途也會改變。

但儘管如此，我也沒有料到會是這麼誇張的景象。

血。

彷彿還帶著哀號聲似的，  
緊緊的嵌進了老舊的日式建築中。

這裡是橘本家。

染上鮮血地。

雖然內心有點動搖，但我還是拉著緋葬的手踏進曾經的家門。

想必緋葬已經被嚇得動彈不得了吧。但猜到兇手是誰的我，並沒有如此震驚。

走在本家的庭院裡，以往沉悶的氣氛一掃而空，僅僅留下駭人的血漬。

「這、這些是……」緋葬顫抖的問。

「屠殺吧。」我淡定的回答。

拉開玄關的門，血腥味更是厚重。延著長廊，我們走進了待客用的大廳，那是身為家主的母親最常待的地方。

一位侍女跪坐著向我行禮，額頭幾乎要抵著指尖。

「歡迎您歸宅，蘭子大人。」

「好久不見了，疏烏。一板一眼的禮節就免了吧。」

我走向疏烏，輕輕的端起她的臉。

「……」

疏烏漂亮有神的眼睛，被厚厚的紗布覆蓋著。

「這是、咲幹的吧。」

「……是的。詳情還請聽我詳述。」

她的語氣好沉重好沉重、

就是那樣的切身之痛。